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七

奏表書疏丁 摠一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疏

政事二

請宗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度

學校二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絳

巡案一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罷兵四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寺觀二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關市一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亢旱一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王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

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為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

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
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
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
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
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
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
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
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
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言不可不誠往者貞觀之初
率土饑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怙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
之故人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
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感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
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
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

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
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
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
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
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
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
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
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
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
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
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諸
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
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
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

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立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懸旒國朝殆均於絕綫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明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

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粃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蓬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誘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夤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義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遠宮減撤外廡場無蹴踔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運惠恤惇發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

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烟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既沮志億兆攜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顛顛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

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踰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內黔首搔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頻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

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于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舉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躋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瞻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並傳師法故朝

廷無不根之論藉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興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好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廢生徒無鼓舞之志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疏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厨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教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

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
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
造特鑒愚言起茲廢墜弘於教化興裨聖教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
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
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
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
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
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
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
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
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
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稽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

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
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
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
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
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
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
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
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
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
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拓小國之庸
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

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摠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戎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圓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

有工力之賞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非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曠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冑干戈之摠名兵金性刻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遵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析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為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踈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

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

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
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
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
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
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
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
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
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
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
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
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惟
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
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
爲可汗遣御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
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鳴鳶不鳴未爲瑞鳥猛武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久
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
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旣懼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
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效雜以從官赴封禪之

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
仗仰英姿之西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賜
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大過未敢取
也雖聖胃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慄夫
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暨逼嚴躡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
兼行觀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
捨而況其餘今之物監制過官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
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
肌膚不辭箕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
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註誤生人里陌
動有經坊闡闡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

救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
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
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
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
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
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
無量何必耍管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
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
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為
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
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
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
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雋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舍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憊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

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賑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

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見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斷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

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真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為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微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稅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繫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下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殲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關關門者也惟歛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關

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奇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嗚則鸞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搔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攬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益欲帑

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
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
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
數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
憧憧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
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
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
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
輕詭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
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
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
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
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
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

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肯善而樂禍易動而難
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
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
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
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
冀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
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
德潛通東夷暨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
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苦二蕃今吐蕃
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
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
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削
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
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

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
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地理國若不足
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
便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
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
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
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
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
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鑪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
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
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
以蒼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

地之厚五嶽之縣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
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
以蒲蕭輩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
公輔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
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
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
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
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
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擬豈蒲蕭輩
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
及殷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十八

表奏書疏戊摠十三首

復位一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子疏 蘇安恒

去濫賞六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去濫刑三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奏二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鉉

纂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一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歆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

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 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仁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杆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向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子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朔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之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僅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僅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則費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

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論職官多濫跡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

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負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士為忠是以干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貨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聞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

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異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

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從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爲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椽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

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号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東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成禮闈州貢實王紛諍於階闈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已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藉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

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
應經邦之流唯今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祇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
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非事實何者樂廣假
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
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
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
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
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
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
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
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冗長
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
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
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謹之言文則試以效

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
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
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
挺秀有效技之編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
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
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謹
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
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
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
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
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
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

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寤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衎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寤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

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異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異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

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務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擊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常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蠅蚋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囚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球山一呼而四海震

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
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
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乘而周
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
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
漢興維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
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二母后專政而社稷不
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
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六分景九州阻域而
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
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收同覆壽亭育合德天地安
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揚館
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秋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僞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

士居鄉士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
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
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
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常講習
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祇足長浮薄之風
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
閒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
徒依平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
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
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
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

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敦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
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
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故非創業垂統貽則
子孫之道也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
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
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
也不戰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
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表旣不然淫虐滋甚往
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曰孫通之事漢王也當
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
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
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禮樂開王道謀帝圖

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
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
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
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
得無謀即尋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緒何二百年之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
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中
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
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
此神謀入天人之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
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
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
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

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
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立章
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
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
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
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
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
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
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
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
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
赦之罪皆深為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

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
干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樞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
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
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
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
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
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
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立勳之類
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
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
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
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榦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
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
冤其數甚眾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

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霽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

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旣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非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兇漢祖深仁失之於陳稀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邈此並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况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綸此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

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復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
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
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
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
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駁王休
策蹇勵鶩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
小貪治容之姦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
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怨孰不
可容金風戒節王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
除君側少荅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
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效朝廷資其承籍委以統戎俾
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異其俯安

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
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焚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
屠戮亂衆肆其姦兇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
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徒苟免不憚包羞蔑棄朝章
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
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震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
苦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
惡流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視含弘不
實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
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
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鬪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

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
載縣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
各攜卒伍剽劫閭閻汗辱官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
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
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
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指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
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
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
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
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
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戮力陝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
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爲虛邪實邪若以爲實陛下以今
日之事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卧不決大計臣
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

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
恨陛下不練士卒踈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
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
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
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大下明詔削去
尊號引過歸已深自刻責誓與下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
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
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關則帝
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
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
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遍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
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
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無濫賞二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翼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摠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

稽古之善崇之獲祿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迤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合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愜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
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
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
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
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昨庶未達於暫
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斷起復以刑
誥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
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
滔天潛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
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及膚翦爪宜
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洗滌制疵垢不可不盪
去般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
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言善爲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
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
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
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
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日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
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
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閭劣謬當大
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
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
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
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
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
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
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
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

慎東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
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
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
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貞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
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
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
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
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
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
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
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
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叅之官悉

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會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今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與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眞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爲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
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
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真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
潛搆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
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
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
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
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
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
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
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
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

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
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况又
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
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
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
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
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
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士
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
明欺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
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感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察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滯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蘊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

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蒂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大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

噢咻未息辛勤守戰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此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鑑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千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沸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

爲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惠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
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
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
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
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
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
之見善必遷是將化畜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
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
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
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
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
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
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
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
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
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
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
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
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
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蒙瀛再

役疲瘵之此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有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闕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

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旣當離變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繫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

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
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
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
覆車之鑑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
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
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
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
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
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
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
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淑齊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
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
無妨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
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勢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未如之
何天寶季年嬖佞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
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戎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
官之賞興焉職貢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
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
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
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

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名則耗賈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雖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負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負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

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負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首有限而勳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爲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爲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吳興姚

鉉

纂

表奏書疏庚

檄露布附摠七首

奏五

兵機四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已上並陸贄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魯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闡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敷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曰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寸之內機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且失順則挫君之嚴失且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

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過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
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
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
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
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
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
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
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所死吳
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覲居福
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亡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諛諛希旨
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

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
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
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艾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
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
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
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巨淮
弟盪三輔而盜京邑鑿駱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
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机隄艱
屯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
非有曩時能籠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
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

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惡知蒸
庶困極之與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
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誠誠之動物
乃至於斯懷梟鷂以好音消殺疹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
心假王扳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鬻首窟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異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
重需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
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
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
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
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
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
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
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庫帑以贍軍悉公私廩牧以張武彘斂周於

萬類徼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
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
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猱偷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
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
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
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
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
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
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
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
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
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
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
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

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
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
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
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
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
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
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
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
者慮無功之責編趾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
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
兵挈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
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
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

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
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
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
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
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
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
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
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
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
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
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
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
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

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故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昏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慙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

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憑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昨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但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

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中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

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摠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轡輅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丁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謩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

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眾之役焉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
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梁甦餘無所
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汚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
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
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
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
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
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仄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
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
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
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茲兇誘惑之計開叛亂
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

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
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
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
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
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
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
宜汚渚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
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
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
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
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繫與為日已久自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
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

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徵倖之不可爲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爲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爲義取類權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輅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孤鼠乘夜睚眦晨光旣昇勢自踰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河隴

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收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踳躅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擣勤敷肆普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章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揔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薑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鳥棲於重壑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劍先驅寇讎日深甲兵未繼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據險隘冀州旣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

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并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業將捷運於武關而聲出嶠澗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昂宿於妖氛拔翼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漳淦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瘼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瀆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爲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駟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旣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讎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拚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

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謀恃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已也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閱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惣管忠善襲行克成廟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彝器而杖杜遣宴甫率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勲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逆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

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
洎平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
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
聚塵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
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
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表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
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
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噫

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
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
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
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
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宋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
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運大中是故春秋序行
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玉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
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
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
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
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大前緒

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于戈爰
設有征無戰許蔡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
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姦徒榮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字于纏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
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
薰灼加闡葺之質異革桀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
猥狗吠秦牢之主頃屬變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定命醜阻
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蠱尾罪踰
拜涎惡貫梟鏡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劔者投袂而興爭
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
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
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惣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
澹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王岱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
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艾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尙

敢尺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
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
心爭淬伏離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孤本軍
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誥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
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
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轄
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
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麋
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
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僇校言尚
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颺馳衆若螻
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躡躑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
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

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
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耀
鼙鼓騰聲而隱韞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
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旣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
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
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
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
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譁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
鼙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窮燎原之焰馬逸未
止士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
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
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
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毗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金
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其決河雖其恃武

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蕪滅纔欲乘凌曾乏鑄刃之鋒已
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鎮右僕
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
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
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稜氛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
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啟
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
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
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
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簏不移廟貌如
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維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
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刺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
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囊不戰之功
左武右文銷鋒鑄鏑平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

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武缺却殺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制策一

吳興姚

欽

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司契陶旤心以居簡疑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莫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僞滋熾風流滯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爲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手頽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滯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

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蓋致之洽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啓宿懣異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

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儻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澤官濟理之

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入以行即枝葉安有
難辨乎防下以禮即格取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
游墮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傳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
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
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效豪之志則弊革于前
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
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
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爲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爲陛下道
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
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
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
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
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

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
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
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爲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
豈可遠歟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下
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
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
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
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
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
臣以爲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
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
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
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
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

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踈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茲生帷幄臣恐曹節侯景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

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

陸下忽而不用之陸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
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
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
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
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
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
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
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
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
爲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
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
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
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
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

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
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
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
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
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
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
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
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
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
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
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
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

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飢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憊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上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

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之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

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
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匡時爲忠知人則任賢
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
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
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
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
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
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
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
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
則仁義興焉旣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
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
早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
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
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
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
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
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
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
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
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
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
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將以日者美其能宣明
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

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
外官中官之負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
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
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
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
居閑歲則橐弓力牆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
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
勳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
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
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
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
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
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

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
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
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
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
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
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
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絕干禁之患
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其器用
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
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
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

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鼎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旣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遙而無爲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

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闡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動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圖

味性愈愈
然天下
千念百
計之野
公

圖

卷三

六

